

安全理事会



S/PV.2365

1982年5月24日

第二千三百六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4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凌青先生(中国)

成员：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卢埃先生

卡伦先生

克雷格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卡姆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怀特先生

利钦斯坦先生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2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舌尔的控诉

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4905)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个议程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塞舌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巴巴多斯、贝宁、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奥杜先生(塞舌尔)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扎里夫先生(阿富汗)、阿巴达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卡先生(阿根廷)、莫斯利先生(巴巴多斯)、索格洛先生(贝宁)、莫惠先生(博茨瓦纳)、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洛佩斯·德尔阿莫先生(古巴)、苏亚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泰勒先生(格林纳达)、达里奥·洛沃先生(洪都拉斯)、拉茨先生(匈牙利)、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扎基先生(马尔代夫)、特拉奥雷先生(马里)、高西先生(马耳他)、洛博先生(莫桑比克)、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奈克先生(巴基斯坦)、卡桑德拉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鲁皮亚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阮玉蓉女士(越南)和西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

我就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梅纳先生(肯尼亚)、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姆弗尔先生(毛里求斯)和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首先，我要向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特别表示敬意，并感谢他出席这次辩论，这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审议工作。

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审议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4905)。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道的，在考虑了塞舌尔提出的控诉后，我们决定派遣由安理会三位成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来研究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同时确定和估计经济损失，并且向安理会提出附有建议的报告。

西班牙代表团向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拿马的卡罗斯·奥索雷斯大使及爱尔兰和日本的代表表示祝贺，祝贺他们辛勤地执行安理会授予的使命，访问了塞舌尔、斯威士兰和南非，和那些国家的许多高级官员、见证人，甚至和拘押在塞舌尔的雇佣兵进行了多次会晤。

雇佣兵提供的情况构成了该报告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不是因为报告中提供的根本现实是悲惨的话，我应当说该报告很有意思，读起来象一本小说。正如该委员会所说，尽管只有少数人参与进攻，但是考虑到该岛国非常之小，因此这一进攻对该国的主权和独立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它严重地破坏了日常生活。这样的行动构成了真正的悲剧，破坏了国际关系。

我们仔细研究了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结论。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提交这一报告的巴拿马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所说的情况，即调查委员会不完全了解雇佣军侵略的起因或背景。该委员会还指出，对塞舌尔经济所受损失作出最终的估计还为时过早，但报告中提供

的损失数字及旅游业收入的损失，包括经济的其余方面所受到的更大影响，在我们看来，是很严重的，证明我们支持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

正如巴拿马副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所说的，尽管调查委员会获得了塞舌尔和斯威士兰政府的充分合作，然而不幸的是，它未获准会见劫持了印度航空公司飞机逃离该国并回到南非的那批雇佣兵。因为该委员会说由于这一原因它不可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因为进一步的重要情报也许会在将来、特别是在南非举行的审讯中披露出来，所以我们完全支持下述建议，即在适当的时候，完成文件 S/14905 所载的报告，然后提交给安理会。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了塞舌尔外交部长的发言，他在结束发言时对这些建议作了如下总结。应该呼吁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一项适当的基金向塞舌尔共和国提供资金、技术和物质援助，使之能应付由于雇佣军侵略而产生的问题。应该呼吁会员国充分合作，制定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

同样，关于延长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它能够完成调查并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报告的建议也是我国代表团赞同的意见之一。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表示支持安理会的建议，并最强烈地反对雇佣军的行动，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反对雇佣军，使这样的军队不可能继续破坏各国的和平发展。

韦兹纳先生(波兰):在塞舌尔共和国控诉一伙雇佣兵在 11 月 25 日入侵它的国土之后，安理会今天再次召开会议审议安理会根据一致通过的 第 496(1981) 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在第 496(1981) 号决议通过之前，塞舌尔代表在安理会第 2314 次会议上扼要叙述了已告流产的那次入侵的有关情况。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 60 段至 65 段中提供了更多的详情。我们同样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了 5 月 20 日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阁下对事件所作的简明扼要的说明。

一个态度客观的读者在对报告的主体部分及其附

件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是会对谁是真正的罪犯一事看得一清二楚的。关于这次侵略及其后果的新闻电讯则更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这里，我仅提一下三条新闻报道，发表于 1982 年 4 月 22 日、5 月 4 日和 5 月 10 日的《纽约时报》上，标题分别为“南非和未遂政变有联系”、“证据指出南非武器与政变的联系”和“审讯披露南非情报网之点滴”，加上塞舌尔常驻代表团 3 月 29 日印发的第五期新闻稿所附的那些新闻报道。很显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了推翻塞舌尔合法政府，事先已详细了解了入侵塞舌尔的计划，明确地批准了这些计划，并为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简言之，南非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导演了这次武装侵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罪恶行动。

在这一点上，人们会理解为什么如同该报告第 272 段所说的，调查委员会无法和入侵的雇佣军头目、“疯狂的”迈克尔·霍尔会晤，虽然我们并不认为由此而产生的障碍会十分严重，因为其它的证据已经有了。

但是某些人会说，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呢？在这卑鄙的事件中，唯一真正的新因素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塞舌尔共和国——一长串受害者的名单上又加上一个新的名字。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不受惩罚，至今已有多少次？他们蛮横地践踏了宪章中多少项条款？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同样认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南非能推行其种族隔离、殖民剥削和武装侵略的政策而不受惩罚。

在这个时候，我可以补充一句，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侵略塞舌尔事件与另一个有关南非的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安理会不久就要处理的这一有关南非的事件就是执行它的第 418(1977) 号决议的问题，该决议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

我国代表团饶有兴趣地研究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全面的、有启发作用的和有益的。该委员会努力拟定一份尽可能公正和客观的文件，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同样理解该委员会是慎重和平心静气地探讨某些十分敏感的问题而且不愿违反两个根本的法律原则，即必须听取另一方意见和遇有

疑云,从轻解释。如果我们对调查委员会成员的献身精神和辛勤工作没有表示感谢,那我们就是不负责了。同时,要是我不说我们希望该委员会在提出报告第六章中的某些调查结果和结论时不要太谨小慎微的话,那么,我就是不够坦率了。

我国代表团可以欣然赞同报告中有关确定和估计所受经济损失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是以最知情的方面,即塞舌尔政府提供的材料为依据的。

我们也希望和别的国家一起支持延长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以便它能够准备一份最新报告,把现有的另外证据,特别是把在审讯有牵连的雇佣兵期间披露出来的证据考虑进去。

我们同样认为,在报告的第293段第2分段中关于加快缔结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呼吁是非常有用和适时的。

安理会无疑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尽管早该如此——以便一劳永逸地使南非及其“战争走卒”就范并防止它在将来发动另一场侵略战争。

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为安理会可能在这方面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作出贡献。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鲁皮亚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允许我们参加这次重要会议。

我们自然很高兴地看到在世界被严重的冲突困扰之时,你担任了安理会主席。你在本月处理这个机构的工作时所表现出的才智和模范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坦桑尼亚一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稳定、密切的关系。对坦桑尼亚来说,你担任主席使我们有了信心。

同样,我对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作为安理会四月份主席如此能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表示祝贺。我对他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个人曾荣幸地和他一道工作,并且赞赏他为非洲所作的卓越贡献。

由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爱好和平的塞舌尔人民

犯下了赤裸裸的侵略罪行,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由此而引起的塞舌尔的控诉。在这点上,我国代表团十分赞赏由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所作的明晰的、真实的、资料丰富的发言。目前提交给安理会的是按照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它已载入文件S/14905中。该委员会成员巴拿马的奥索雷斯大使、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和爱尔兰的克雷格先生编纂了这么重要的材料,我在此表示赞扬。

1981年11月25日的事件集中体现了南非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的总方针。因此,塞舌尔共和国这样一个不结盟国家和反对种族隔离、争取解放斗争的热情支持者竟然成为雇佣军冒险行动的目标和受害者,这和这种方针是不矛盾的。塞舌尔由于地处印度洋的战略位置,特别是随着和南非结成的所谓战略联盟的恢复,其重要性就更为突出。

南非自命为这一地区的宪兵,对邻国安哥拉、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犯下了无数的侵略罪行。因此,对南非来说,颠覆塞舌尔革命政府,建立傀儡政权,是它反对种族隔离的反对者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同样使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感到不安的是,某些国家对南非自封宪兵的角色感到欣慰,因此也就在南部非洲地区的整个争端中造成了新的问题。自然,其直接后果是种族隔离政权加紧进行破坏该地区 and 更远一点地区的稳定的活动。

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所能达到的程度是空前未有的。它不时武装入侵莫桑比克,对邻国长期推行恫吓和讹诈政策,包括继续占领安哥拉南部,利用非法占领的国际领土纳米比亚作为进行侵略和其他无数恐怖活动的跳板。所有这些都是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一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并且绝不应在安理会内部得到某些方面的同情。根据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足以公正地把南非置于罪犯地位的大量证据,为阻止控告南非而提出的那些论点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自从针对塞舌尔的罪恶行动发生以来,国际报刊所披露的情况以及雇佣兵本身的证词都是不言自明的。1981年11月25日在塞舌尔发生的事件是南非推行扶植完全迎合其需要的傀儡政权的政策的继续,目的是为了加剧独立非洲国家的动荡不安。利用傀儡搞这种罪恶的冒险活动并不是开始于塞舌尔。在安哥拉独立前就

已向南非领袖的卖国贼萨维姆比从未停止过反对他自己国家的地下活动。萨维姆比和曼查姆之流为他们与国际上公认的以迈克尔·霍尔为首的兵痞同在一张领袖名单上而得意洋洋。就我们而言，所有的傀儡都应与他们的主子和同谋——受雇用的战争走卒一样定罪。我们坚决认为1981年11月25日在塞尔舌发生的突然事件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干的。

国际社会获得的证据证实了南非暗中参与并确实批准了这次远征行动。南非当局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在处理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不公正做法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他们卷入了该事件。雇佣兵来自南非，其中大部分人是保安部队的成员。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被英勇的塞舌尔国防军击败而仓惶撤退、随后又劫持印度航空公司班机之后，毫不犹豫地前往他们出发的地方南非。南非立刻大发慈悲，迅速释放大部分雇佣兵，这从一开始就表明南非政府完全卷入了整个事件。随后，南非官方对此事件保持缄默，并拒绝同意调查委员会成员与雇佣兵会见，借口是向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可能带有偏见以及必须同样注意法院正在审理时的规则，这就足以进一步表明种族隔离政权和该事件的牵连程度。

很明显，种族主义政权不可能指控雇佣军非法拥有武器，因为这些武器正是由南非提供的。它也不可能指控他们阴谋在南非国土之外搞犯法活动，因为整个侵略冒险行动是南非策划和资助的。

在考虑了这一切因素之后，我国代表团对目前在南非进行的是否算得上是审判的“审判”感到怀疑，因为对一个本身就是犯罪同谋的政权，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这个政权首先有意完全无视这一罪行，释放那些雇佣兵，人们对它又还能指望什么呢？显然，南非的“法律”制度完全是一个应受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化身，不可能指望用它来惩罚那些为种族主义政权效劳而犯了罪的人。

塞舌尔遭到了一伙雇佣兵的袭击，这不是对一个独立和爱好和平的非洲国家的第一次袭击。自六十年代初以来，已多次策划和进行了利用雇佣军的阴谋活动。到现在为止，遭受雇佣军侵略的可能性仍然是对许多非洲小国的主权和独立的严重威胁，而且事实

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其它地方也是如此。所以，安理会必须明确宣布反对使用雇佣军。它必须谴责南非。如果不这样做，安理会就可能要冒一个似乎默认这一罪恶制度的风险。

坦桑尼亚政府反对一切雇佣军的活动，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危害和平的罪行的表现形式。国际社会必须迅速制订一项国际公认的文件，禁止一切导致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行动。

我们不安地注意到，在第六委员会及起草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公约的委员会审议该议程项目时，某些国家表现消极被动。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曾把民族解放运动称为“恐怖集团”的国家竟认为它们与在非洲和其它地区的资助和使用雇佣军的政权结成伙伴是符合逻辑的。

所以，让我们千方百计来对付当前的现实问题，并且宣布雇佣军的活动是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各国应痛斥使用雇佣军的整个概念，因为这种概念是一种危害人类、威胁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罪行。

正如调查委员会曾预料的，由于有更多的证据暴露出来，安理会十分需要再次审议由塞舌尔政府提出的控诉，并就此发表一份补充报告。考虑到没有象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要求调查委员会做的那样，彻底调查政治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和雇佣军侵略的背景和资助情况有着重要关联，这一补充报告就显得尤其必要了。然而，我国代表团欢迎有关经济方面的建议，特别是关于由于雇佣军侵略所造成严重经济混乱的那些建议。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以对特别基金慷慨捐献的形式积极响应向塞舌尔提供援助的呼吁，使该国能够重建被破坏了的建筑物及其设备，更重要的是恢复经济。在这一点上，我们注意到并赞赏法国政府所表示的愿为这一目的而在协调动员资金的活动起特殊作用的愿望。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们必须特别赞扬英勇的塞舌尔人民代表非洲所做的事情。南非败在塞舌尔革命军队手下，这是热爱独立并愿意捍卫独立的勇敢人民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坦桑尼亚已保证和塞舌尔人民完全团结在一起。我们愿向他们保证，我们将永远和他们

在一起，即使在他们经济建设的困难时刻，也是如此。为此目的，坦桑尼亚准备为安理会设立的自愿基金作出适当的捐献。

主席：我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博茨瓦纳外交部长、尊敬的阿奇博尔德·莫惠阁下，他想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身分发言。我对阁下表示欢迎，并邀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莫惠先生(博茨瓦纳)：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1982年2月通过的关于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第CM906(XXXVIII)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写道：

“祝贺英勇的塞舌尔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对国际帝国主义雇用的卑鄙雇佣兵所取得的巨大胜利。”〔A/37/161,附件,第3页〕

这一有力的话包含有安理会正在审议的议题的核心。

这几天，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地赞扬了塞舌尔人民和政府的英勇精神。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地谴责了雇佣军的进攻，它使这个约有63,000人口的岛国的和平受到破坏，生活被扰乱，财产遭受损坏和毁灭，经济遭受瓦解。此外，这次进攻还导致了人员的伤亡。

英勇的塞舌尔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起对侵略进行斗争，并迅速地解决了战斗。博茨瓦纳向他们致敬，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向他们表示祝贺。作为该理事会的现任主席，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谴责雇佣军侵略这个非洲国家时所表现的团结一致超越了在我们的政治活动的其他领域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

全世界都已了解，在1981年11月25日被挫败的那个邪恶可耻的阴谋的目的是夺取整个国家的领导权，推翻现政府，并使原国家元首复职。我是说“夺取整个领导权”。不流血的政变实属罕见。我们认为，这次军事冒险已导致了人员的死亡。

塞舌尔政府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新闻宣传工具都确定了雇佣军的身分、他们长期和短期驻扎的国家、他们的番号、行动方式和逃往的地点。在这不光彩的名单上，除了其它人以外，还有臭名昭著的雇佣兵迈

克尔·霍尔、多林斯切克——他自称是南非国家情报局的情报官员——和普伦，一个从刚果危机中混过来的老手。还有另外一些人似乎和南非的保安部队有联系，所起的作用超出了仅仅是参与义务国民军的日常军事工作。怎样看待斯蒂恩·德沃博士和范·海斯蒂恩博士呢？怎样看待由指挥官范·德斯派就他的部队所发表的声明？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解答。

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伙混杂的蠢人，而是富有经验的职业雇佣兵，有些还是他们本国的现役军人。定期召开部署会议；调集外国军事设备；签发使用假名的护照，迅速签发普伦的护照；利用射击场试验武器；这么一大批人自由自在地通过了海关、移民厅和安全保卫部门而不受检查——简言之，雇佣兵在南非方便地、耀武扬威地、厚颜无耻地进行着他们军事政变的准备工作——所有这些都足以引起人们对南非声称它既没有发动和批准政变、也不知政变企图的说法发生怀疑。

我们赏识和赞赏安理会一致赞同下述建议，即目前的报告应看作是一个临时性报告，并且应延长调查委员的任务期限，使他们得以对真相继续进行细致的、有条理的调查，然后准备提交一份附录，即一份补充报告。现在调查的范围已缩小到在南非国内的雇佣兵。安理会应当要求南非政府向调查委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可能的协助。它应当寻求南非的合作，为调查提供便利。

当前，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塞舌尔问题。但是使用雇佣军这个更大的问题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国家普遍关心的事情。

非洲统一组织已通过了一项公约，公约名称本身表明它不包括扩大了的国际社会成员。然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国际社会通过一项全球性公约。根据联合国的一项公约，人们能够最有效地对付来自其他国家和大陆的雇佣兵。我们知道，某些西方国家曾颁布法规，禁止他们的侨民为国外战争而应征。然而在西方，仍在公开地通过杂志广告招募雇佣兵，这一事实说明立法措施，如美国的中立法案和联合王国的外国征兵法案——只举两例而已——是远远不够的。

昨天雇佣兵出现在刚果和安哥拉，在贝宁和津巴

布韦，今天他们出现在塞舌尔，明天他们会出现在哪里，是大家都捉摸不到的。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如果国际社会真正接受和坚持各国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无障碍地接受他们所选择的思想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权利的原则的话，如果认为国家的基本先决条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话，如果对霸权欲望和寻求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时活动不仅是加以抑制，而且完全宣布为非法，如果每个国家都不向雇佣军提供庇护所并颁布立法，禁止它的侨民应征在雇佣军服役，那么使用雇佣军的做法的丧钟就会敲响了。

我们祝贺英勇的塞舌尔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与国际帝国主义雇用的雇佣兵进行的战斗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调查委员会成员报告说而且所有的发言者也都公认，塞舌尔共和国由于受到入侵而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塞舌尔外交部长已列出了他的国家的各种需求。必须说而且必须大声疾呼使聋子都能听见的是，由于塞舌尔受到了应受指责的进攻，该国政府正被迫把它微薄的财力从必要的发展规划转用于补偿所受损失的工作和加强它的安全防卫系统。

国际社会是以遇有急需就能慷慨相助而著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塞舌尔人民和政府的恳求会被忽视而他们的勇气会得不到赞扬和报偿。因此，我们赞同关于设立一项志愿基金的建议，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并减轻塞舌尔人民的困境和痛苦。

我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并代表我自己的国家博茨瓦纳感谢安理会允许我参加这次辩论。我违反了常规，没有对你担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这不是我的疏忽，而是有意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你配不上人们对你说的的好话，而是因为在我之前的所有杰出人士在发言中都尽力称赞了你，而没有留下什么可由我来说的话了，我国代表团和非洲统一组织

部长理事会只能赞同关于你个人、你的国家和我们大家对你的信任所已经说过的那些话。

主席：我感谢博茨瓦纳外交部长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越南代表。我邀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阮玉蓉女士(越南)：首先，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向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向我国代表团提供这次机会参加安理会关于1981年11月对塞舌尔共和国发动未遂武装政变这一重要议题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倾听了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所作的清楚而有说服力的发言，我们完全同意他对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今后准备采取的措施所作的评价。

我们和在我之前发言的一些国家的代表一样深感遗憾的是，尽管调查委员会成员作了努力，但在确定这次侵略的起因、资助情况和组织形式方面所取得的结果却是如此有限。该主要空白的产生是因为南非当局拒绝让该委员会在完成任任务之后回到南非的雇佣兵进行任何接触，因而该委员会无法讯问他们。

南非的阻挠态度未能隐瞒真相。尽管报刊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已使基本事实明朗化——负责这次行动的那些人打算推翻塞舌尔政府；有关于制定计划、资金来源和供应武器的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关于南非武装部队的一个部门、军事情报局和国家情报局的不可否认的作用的详细情况。

国际舆论一致认为未遂武装侵略行动确实是在南非策划和准备的，大多数雇佣兵曾在南非武装部队中服役。对于所披露的这个情况是没有人感到惊奇的，因为这是一个种族主义政权，它不顾国际上的同声谴责，坚持对邻国推行可憎的种族隔离和压迫政策。

对年青的塞舌尔共和国发动的这一未遂武力行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远远不是这样。仅就非洲大陆而言，同样的剧本，只是稍作变动，已经在科纳克里、

科托努、刚果、扎伊尔、津巴布韦、科摩罗群岛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多哥等国上演过。

同样，在其他大陆上，利用雇佣兵进行这种形式的武装干涉和制造混乱，对一个年青的新独立国家来说，是一个危险的灾祸，这些新独立国家在多年争取解放斗争的努力中已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以暴烈的方式搞军事政变和武装干涉的现象目前正在蔓延，这种蔓延决非偶然。它必然可以从阻挡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的诡计以及从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执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中得到解释。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不能容忍他们原先的殖民地和仆从国走向独立、享有自决权并且敢于选择与那些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世界关系中，公开发动战争往往得不偿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势力则常常乞灵于秘密的、伪装的办法，譬如使用雇佣兵。

在我们东南亚这个地区，目前存在着一种新型的雇佣兵。反动的霸权主义势力从印度支那国家的侨民队伍中，特别是从随着战争或经济困难而离开他们本国的难民中招募雇佣兵。雇佣兵的军事训练中心在各种伪装下，特别是以难民营的形式，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印度支那邻国的领土上开展全面的活动，目的在于在那些国家制造混乱。这种雇佣兵活动特别危险，因为它会导致一种长期的不安全状态——半战半和状态——并且会给受这些活动之害的国家造成无法形容的痛苦。

正因为如此，越南完全理解和赞同雅克·奥杜外交部长的建议，即制定和迅即通过一项国际公约，用其有效的条款来铲除雇佣兵这个可恨的祸害。

我们希望将要起草的这份法律文件不仅适用于雇佣兵，而且特别适用于招募他们、资助他们和使用他们的国家，适用于那些在其国土上设有披着各种伪装的训练营的国家。我们希望该公约能给予雇佣兵以及那些雇用他们充当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的一种工具的国家以严厉的惩罚。

我们认为，使用雇佣军的做法是一种国际罪行，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它对许多新独立国家的主

权、领土完整和在某些情况下对其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关于目前安理会正在审议的塞舌尔共和国的事件，我国代表团希望和所有不结盟国家及其他国家一起，对塞舌尔人民和政府表示敬意和钦佩，因为他们不顾种种威胁，敢于对抗帝国主义者的一切诡计，坚决勇敢地支持一切正义事业；还因为他们孜孜不倦和始终如一地为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和没有军事基地的无核区而努力工作。也许正是塞舌尔共和国的这种勇敢的态度使得它成为战争贩子们的眼中钉，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塞舌尔共和国可以确信，所有珍视正义的国家是站在它一边的。

我们要借此机会引用我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先生在该事件发生后立即给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弗朗斯·阿贝尔·勒内先生发的一段电文：

“塞舌尔武装部队和人民对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尝试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再次表明了他们能够挫败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一切诡计并有效地捍卫本国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

“越南重申，它全心全意和塞舌尔人民和政府团结在一起，并在他们保卫和建设一个发达的、繁荣昌盛的塞舌尔共和国的斗争中提供有力的支持。”

最后，我国代表团敦促安理会成员对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提出的公正和合乎逻辑的建议，特别是有关设立一项特别紧急援助基金以补偿这次侵略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的建议，有关尽快就使用雇佣军的问题制定一项国际公约以及有关延长对调查委员会任务期限授权期限以创造必要的条件审理这一案件——国际社会有权要求审理此案——的建议，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保加利亚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担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深信在你卓越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工作将证明是成功的。

我也要对你的前任、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大使阁下很好地履行了他的职责表示赞扬。

我很感谢能有这个机会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参加这一辩论。

安理会曾有过一次机会处理一伙恐怖分子袭击塞舌尔共和国的问题，由于该国武装部队的高度警惕和采取有效措施，那次袭击被挫败了。我国代表团十分关切地注意到，为了推行给新解放的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制造混乱和恐怖的政策，使用雇佣兵的事件已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在非洲地区尤其如此。

很显然，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帝国主义和反动集团妄图用武力镇压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和扭转其自由选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范畴。这是在二十世纪末企图对那些人民和领土恢复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统治的荒唐欲望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此外，对塞舌尔共和国的领土完整的侵略行径是不能与正在印度洋地区出现的消极演变过程分离开来，这一消极演变过程的起因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危险地加强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实力。

我国代表团仔细研究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该报告是非常有用的。同时，我们赞同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涅下所阐明的观点，他在其清楚明确的发言中强调指出：

“尽管调查委员会有彻底执行委托给它的使命的明显愿望，但该报告并未完全阐明入侵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S/PV.2359，第19-20页〕。

在这点上，保加利亚代表团希望这些遗漏能获得弥补，希望安理会能授权调查委员会用新的事实来补充它的报告，这样就有可能对局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过，已获得的事实已经不容否认地表明了对塞舌尔的袭击是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直接参与下唆使、组织和进行的。它是在南非特务部门的批准下着手准备的，是用南非武装部队提供的武器和招募的雇佣兵来执行的。根据这伙雇佣兵的头目披露的情况来看，种族主义政府在1981年9月就在原则上决定了

要实行这项侵略计划，目的是推翻塞舌尔的合法政府。

特别严重的是，这次行动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它是比勒陀利亚的为国际社会所熟知的极端危险的政策的一部分。它是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对邻国继续其侵略活动的种族主义分子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中的又一罪行。

既然是这样，毫无疑问，雇佣兵的进犯、空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和随着侵略扣压人质的行为，其全部和直接的责任都应由南非政府承担。按照国际法准则，全部责任包括了由于侵略行为而给塞舌尔共和国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责任。同样应当强调的是，由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怂恿的使用武力和进行恐怖活动的做法已经证明有损于新解放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那些国家正面临着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研究由安理会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事实，即对塞舌尔的进攻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违反。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应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对这些违法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很清楚，在这一点上，所有那些怂恿该国推行国际冒险主义和恐怖主义政策的国家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和该国的友谊，因而也应负一份责任。

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全力支持塞舌尔政府和人民的正义事业。我们希望，在调查委员会报告和这次辩证所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安理会能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来汇编有关1981年11月25日事件各个方面的更加完整的资料，以便最后消除这次残暴的袭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此外，雇佣军进攻塞舌尔进一步证明了制定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工作应当完成。

在保加利亚代表团看来，由安理会采取适当的有效行动，无疑将决定性地有助于在将来防止类似的行

动发生，并且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宪章和这个世界组织的效能。

主席：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南斯拉夫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先生，首先我为你就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我确信你的众所周知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将十分有助于安理会的工作，在审议两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问题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样，我向你的前任、扎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阁下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在四月份成功地履行了这一责任重大和同样是艰巨的职责。

我同样要向安理会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充许我就塞舌尔提出的关于对那个不结盟小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的控诉阐述我国的观点。

我们仔细听取了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阁向下向安理会提出的关于那次事件及其后果的详细说明。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应该特别赞扬安理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所完成的工作和他们按照1981年12月15日第496(1981)号决议所草拟的全面而详细的报告，该报告已由巴拿马代表作了很好的说明。

现在，我将对调查委员会工作的基本成果和1982年3月15日的文件S/14905所载该委员会报告提供的一些情况作些简单的评论。

很显然，雇佣军1981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采取的行动是侵略和推翻所谓不受欢迎的政府的行动方式的一种典型事例和例证，其矛头特别是针对独立的小国，而最常见的是针对不结盟国家。我们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已经目睹类似的事件。南非共和国外交兼新闻部长在和安理会调查委员会成员会谈时声称，在过去30年中，非洲本身就已发生过

55次军事政变。波塔先生忘了说其中有多少次是受到他的国家唆使和帮助的。

曾经因对邻国使用武力和进行侵略而在这个讲坛上多次遭到谴责的那个国家所暗中策划、组织和装备的对塞舌尔采取的雇佣军行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推翻塞舌尔的合法政府。在我们看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该委员会成员和南非当局举行的会谈，毫不含糊地说明了雇佣军的行动是在南非策划的。毫无疑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仅知道这次行动并使之成为可能，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组织 and 实施。南非的部长和官员们在和调查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谈时所作的官方否认是站不住脚的，事实说明对南非的控告是有效的和正当的。被俘的雇佣兵所提供的证词，以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南非公民，某些人甚至是种族主义政权的情报官员和军事官员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南非参与了这次侵略行动。

雇佣兵进攻塞舌尔是一个有着双重罪行的事件、一个双重违反国际法的事件。第一，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第二，劫持一架飞机和扣留人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这个讲坛不能也不应该容忍这二者。安理会应当作出反应来履行其职责，并且最终迫使南非服从国际行为准则。

当一个不结盟小国成为外来侵略和公然使用武力的受害者时，南斯拉夫不能持消极态度。这一恐怖主义行动不仅是对塞舌尔人民及其合法政府的侵犯，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对国际行为的基本原则和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侵犯。

对塞舌尔的侵略造成了物质、财政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这种损失应该得到赔偿。毫无疑问，南非应对这一损失负全部责任。

我们支持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建议吁请联合国会员国和专门机构向塞舌尔提供资金、技术和物质援助，以便消除这些侵略所产生的恶果，并且吁请通过一项专门基金来提供这样的援助。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决不能因向塞舌尔提供国际援助而减轻南非赔偿它对塞舌尔及其他邻国的颠覆和非法活动所造成损失

的义务，这些国家已成了种族主义政权无耻和残暴行为的受害者。

在这一点上，南斯拉夫代表团特别强调必须更快、更有成效地工作，以便最终制订出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我们希望，对塞舌尔的进攻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将在这方面激起最大的努力，并希望能尽快通过一份一致同意的公约文本。

南斯拉夫代表团期望安理会在审议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后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类似的、旨在将来动摇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因为这一图谋是对有关地区及该地区以外的地方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巴巴多斯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莫斯利先生(巴巴多斯)：先生，首先我要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发表讲话。同样，我想表示我个人看到你主持五月份的安理会事务感到高兴。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安理会的工作由于你充分表现出的外交才能和你的国家自古以来就闻名于世的智慧而受益。

我国已不止一次地面临雇佣军造反和入侵的威胁。所以巴巴多斯政府对塞舌尔在1981年11月25日所经历的创伤和严峻考验特别同情。

巴巴多斯已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十分清楚地表明，它憎恶以任何形式或借口进行的雇佣兵活动。巴巴多斯曾是呼吁把“起草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的议题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的代表团之一。巴巴多斯是大会第34/140号决议的提案国之一，根据该项决议，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巴巴多斯一直是该委员会的一个积极成员。

巴巴多斯政府和人民把使用雇佣军的做法看作是一种危害人类罪。按照我国的观点，这种罪行必须视为是更加危险的一种罪行，因为法律上的漏洞会阻挠对它的惩罚。巴巴多斯确信，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各地

文明的人民应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从国际舞台上消除这种威胁。

来自南非的一伙强盗对塞舌尔共和国进行的卑怯袭击着重表明小国易受雇佣兵的袭击。既然有几个代表团已一再阐明支持这个论点的论据，我就没有必要再就这点作过多的说明了。不过，我国代表团希望人们能重视文件S/14905所载安理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293段中的第二项建议。该建议内容如下：

“鉴于雇佣军发动侵略的可能性对各国、特别是小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仍然是一个严重威胁，本委员会建议，迅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起草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的工作，以便尽快使该公约开放供签字。〔S/14905第293(2)段〕

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支持该建议。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到，必须竭尽全力，争取尽量少拖延地，一定不迟于明年年底完成该公约的制定工作。

一些代表团希望避免由于国际法中对“雇佣军”一词的定义不只一个而必然引起的混乱，我们理解这些代表团所关切的问题。还有一些代表团力图确保其国民中参加雇佣军活动的人如被俘虏一定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我们也理解这些代表团所关切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不是不知道一些代表团——甚至一些身为特设委员会成员的代表团——希望根本就不制订任何公约。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采取行动，消除由其国民进行的以及来自其境内的雇佣军活动，从而捍卫主权平等的原则。

《新非洲》杂志1982年3月一期援引英国记者和作家托尼·杰拉蒂的话说：

“任何军事冒险家，无论其影响力多大，能否在没有政府协助的情况下策划一项重大的政治冒险行动是值得怀疑的。”

该杂志那篇文章接着列举了一些事例，杰拉蒂先生用这些事例揭露一些政府同在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搞的雇佣军活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各国代表团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只是口头唱高调是不够的，那些强国的政府只是在诸如试图在塞舌尔

进行的雇佣军活动以失败告终时才假惺惺地掉几滴泪是不够的，国际社会在雇佣军活动实际上获得成功的情况下仍视若无睹也是不够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各国必须为消除雇佣军活动承担一些责任。我们还认为，在这方面，国际责任必须高于国家当其国民计划进行，正在进行，或已经进行任何形式的雇佣军活动时保护他们的责任。

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建议。我们同样强烈要求遵循第五条建议，即呼吁国际民航组织进一步考虑采取检验和检查商业性班机行李的预防性措施。关于第一条和第六条建议，我国代表团非常乐于支持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提出的十分有说服力的建议——我们能力有限，只能在这个论坛上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主席：我感谢巴巴多斯代表团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奈克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为你就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我们最衷心的祝贺。我们十分珍惜我们和你们伟大国家的亲密友好关系，你们的国家坚持原则，在巴基斯坦发生危机时总是和它站在一起。我们两国的关系是睦邻关系的典范，是我们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最积极的因素。我确信，你的丰富经验、你对国际关系的了解和你有远见的领导一定会使安理会在本月能够出色地、圆满地履行它的重要责任。

我同样希望借此机会对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上个月以令人钦佩的方式领导安理会的工作表示由衷的赞赏。

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谴责了雇佣军在1981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共和国进行的侵略，并且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次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并确定和估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现在我们正在审议文件S/14905所载的调查委员会报告。首先，我要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对该委员会主席、巴拿马的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和该委员会的两位成员爱尔兰的克雷格先生和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就雇佣军侵略塞舌尔的各个方面问题提交的详细报告表示衷心的赞扬。然而，我们沮丧地注意到，由于南非拒绝允许该委员会和雇佣兵会晤，该委员会无法提供关于雇佣军侵略的起因和背景的完整资料。所以，我们认为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应予延长，以便它能向安理会提交一份补充报告。

尽管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不够全面，但它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次雇佣军的行动是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在南非策划和准备的。

该报告突出了有关策划雇佣军的侵略、招募雇佣军和他们的背景方面的揭露性材料。一部分被招募的人员是接到征召令的南非国防军的后备役军人。武器是在南非交给他们和由他们试验的。现在，在塞舌尔拘禁的雇佣军的一员就是南非国家情报部门的现役人员。因此，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报告的第282段中正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鉴于南非保安当局实行严密和有效的控制以及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行动在南非的准备工作性质，特别是武器的获得和试射的情况，本委员会认为难以相信南非当局根本不知道该事件的准备情况。”〔S/14905，第282段〕

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汇编之后，该事件的真相更清楚地显示出来，特别是在审讯在南非的43名被指控劫持印度航空公司飞机的雇佣兵时更是如此。雇佣军头目迈克尔·霍尔的证词特别给人以启示。

该委员会的以所能获得的情报资料为依据的调查结果以及雇佣兵因劫机受审时提供的证词，清楚地表明南非当局是这次卑鄙事件的同谋。我们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安理会应毫不犹豫地把这次侵略行动的责任明确归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但是，我们应当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毗邻的独立非洲国家进行凶残的侵略、干涉和制造混乱的政策

这个角度来看南非参与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问题。

巴基斯坦完全反对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的雇佣军活动,按照这一观点,我们谴责南非唆使雇佣兵侵略塞舌尔共和国。这种暴力行为以及旨在破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公开或隐蔽的活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供了塞舌尔共和国由于这次侵略所遭受损失的某些详情。报告提到了对旅游事业的有害影响和塞舌尔机场所受到的破坏。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阁下在他清晰的发言中更详细地提供了有关这次雇佣军侵略给该共和国经济造成的短期和长期的有害影响。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塞舌尔不应单独承担这种损失。我们支持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即应向塞舌尔提供资金、技术和物质援助,使该国能克服它正面临的、由于雇佣军侵略所造成的困难。为此目的,应立即设立一项特别志愿基金,巴基斯坦代表团希望各会员国能对该基金作出慷慨的捐献。

雇佣军侵略事件着重说明迫切需要迅速制定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兵的国际公约。毫无疑问,该公约除其他事项外,应论述该委员会的建议,即各国应尽一切努力来防止雇佣军的行动,会员国如获得有关雇佣军活动的情报,应毫不延迟地通知有关政府。同样,必须刻不容缓地注意该委员会关于国际民航组织应当进一步考虑采取预防性措施、在商业性班机上检查行李以防止秘密运送武器的建议。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求在世界上控制住恐怖主义和雇佣军活动这一祸害。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向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个印度洋的姊妹共和国——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他们维护其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桑德拉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主席先

生,首先我向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为我国代表团提供了参加这次重要辩论的机会。

这是我第一次向安理会发表讲话,所以,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并祝你成功。

我同样要对你的前任、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四月份如此娴熟和卓有成效地领导安理会的工作表示最真挚的赞赏。

正在审议中的问题是很清楚的,由于在安理会的有关文件中已充分并详尽地阐述了这些事实,因此我就不打算再提了。但是,我国代表团要特别指出,雇佣军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周密的准备及其选择的时机和目标都彻底表明了南非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表明南非和该事件有关。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这次侵略我们的姊妹岛国塞舌尔的事件深为关切,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同样是经济脆弱的小国,而且也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这种形式的雇佣军侵略是国际反动势力在独立的主权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制造混乱企图再次征服它们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所以感到关切还因为在1977年我们几乎成为雇佣军行动的受害者,并且因为我们认识到,日益扩大的雇佣兵交易从根本上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

民主制度中的国家主权真正是人民的主权。为了对外政策目标的需要而暗中使用雇佣兵,破坏了公众的来之不易的公开管理国际事务的权利。我想举一个很好的例子:1976年,美国人民在美国国会的代表通过了克拉克修正案,该修正案指出,如果事先没有国会的公开批准,美国政府机构援助安哥拉的反叛者是不合法的。我国代表团认为,使用雇佣兵是最危险和非法的方式破坏了国家主权,无论是对犯下了罪行的国家还是对成为受害者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安理会、非洲统一组织和我们各国政府有责任就塞舌尔问题采取具体行动,以使今后使用雇佣兵的做法面临更大的风险并付出更大的代价。

雇佣兵问题现已有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需要

加以集中和散发，以使那些正在使用雇佣兵或允许在其境内招募雇佣兵的政府毫无空子可钻。

不容争辩的是，雇佣兵也是能够为一项正义事业而战的。然而，人们应当鉴别雇佣兵的罪恶形象和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形象——后者是这样一些男女，他们只有在确信其它一切办法均已失败，并且无法忍受别人的压迫，被迫作出使用报复力量的合乎道德的决定时，才拿起武器。

迄今为止，我国代表团已表示，在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之后，采取这两项行动是适当的：

第一，有关雇佣军活动的程度和性质方面的资料应加以集中和散发。

第二，应该采取行动，以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宣告雇佣兵的行动是不合法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提请注意今年早些时候非洲统一组织有关雇佣军侵略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在第9段中呼吁：

“……联合国加快起草国际公约，反对给予雇佣兵保护、资助和款待，并确保所有会员国都签署和批准该公约；”〔A/37/161，附件，第4页〕

我国代表团支持的第三项行动是委托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提交一份更加详细的补充报告。该委员会在3月15日曾就雇佣军入侵塞舌尔问题发表了调查结果。按照我们的观点，补充报告的目的应该是确定那伙雇佣兵所得到的财政支助，并且确定这种侵略的根源和有关事宜。

最后，我愿表示，我国政府谴责在塞舌尔制造混乱的强盗行径和在该国发动未遂军事政变的事件。我们认为，那天在塞舌尔发生的一切，明天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制止它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每个国家都制订明确禁止这种活动的法律，并且明确表示实施这些法律的政治意愿。

主席：我感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先

生，首先我向你和安理会的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允许我参加有关塞舌尔共和国遭到武装入侵问题的辩论。

安理会在1981年12月15日强烈谴责了一伙雇佣兵对一个不结盟的主权国家——塞舌尔共和国的无耻侵略行径，这一谴责清楚地显示了国际社会十分关注雇佣兵罪恶活动这个祸害的危险的蔓延。安理会所采取并受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赞同的这一正义有力的一致行动，对于把雇佣兵当作阴险的颠覆工具的做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就是凭借这个颠覆工具来以有利于它们的政府取代合法的政府。

我国代表团早就表示深信这次罪恶的军事政变是南非种族隔离当局在某些帝国主义集团的纵容下的无耻阴谋的一部分，尽管那时还没有官方的证据。

至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盟友，他们对侵略的根源佯作视而不见，却企图耍弄各种推测的伎俩。他们提出“这是否纯属内部事务？在军事政变中幸存的政府要求联合国进行调查是合法的吗？”等等问题。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缩小武装侵略的严重性，把它缩小到是遭受侵略的国家的内部事务。然而，这些企图已告失败，因为雇佣军首领最近在南非进行的有关劫机事件的审讯中的供述清楚地显示了比勒陀利亚当局及帝国主义分子和这次侵略有直接的牵连。这一证据完全表明了雇佣军入侵塞舌尔的计划是由南非政府的高级人士决定并且是在该国情报机构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执行的，同时表明，南非国防军提供了执行该行动所需的人员和武器。这一事实应能消除人们对以下事实的任何怀疑：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对这个地区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一种危险，南非政府扮演了帝国主义集团罪恶计划的忠实执行者的角色。

1982年5月10日《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与此有关的事实是雇佣军头目曾向美国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通报侵略计划，这个间谍在执行入侵塞舌尔共和国的计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假如这是真实的话，考虑到塞舌尔在美国的印度洋战略上的重要地理位署，就不会使人们感到惊奇了。

雇佣军在1981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不仅造成了伤亡和巨大的物质破坏，而且对这个发展中国的经济形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愿向按照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表示称赞，因为该委员会正直地执行了其使命，确定了这次侵略造成的经济损失，然后又通过了具体的补偿建议，特别是关于设立特别基金的建议。考虑到形势的紧迫性，迅速设立这一基金将会有助于塞舌尔全国人民，因为该国人民仍然蒙受着可憎的进攻所带来的有害后果。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调查委员会只局限于叙述这次侵略发生前后的一些事实，未能根据它的受权彻底调查这次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随后，正如该委员会指出的那样，该委员会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资料不全面的报告，因而它不可能系统地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使安理会能够对那些对罪恶的军事政变负有责任的人采取必要的行动。

由于这一缘故，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调查委员会应继续工作，直至第496(1981)号决议获得全部贯彻，并且应尽快向安理会再提交一份报告。

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据证明，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严厉谴责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南非对塞舌尔共和国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实行政治侵略和制造混乱的政策。如果安理会不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只能怂恿比勒陀利亚当局及其同谋在将来犯下类似的罪行。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赞扬塞舌尔人民和政府的警惕性和勇气，他们以此成功地挫败了这次罪恶行动。我们向他们保证，在他们保卫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和他们团结在一起。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格林纳达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泰勒先生(格林纳达)：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就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并且希望在你的英明领导下，安理会能成功地完成它的艰巨任务。先生，我向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讨论

安理会调查委员会关于雇佣军进攻塞舌尔共和国问题的报告时为我国代表团提供了这次发言机会。

格林纳达代表团同样要对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阁下在四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决定就我们目前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向安理会发表讲话，不仅是因为一个姊妹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独立受到了威胁，而且也是因为使用雇佣军的现象使全世界爱好和平、有良知的人民在内心感到担忧。

今天，兵痞们实际上正拿起武器对准了世界各地合法政府的脑袋。而且，他们一直为大国的利益服务这一事实增强了这些恶棍进行浩劫的能力。

近来几次雇佣军的袭击既荒谬又可笑。因而，这些袭击在某些方面人士中已经引来了一片嘲笑。然而，对数亿人民来说，雇佣军入侵的威胁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件。一个雇佣兵的出现，即使是在世界某个偏僻的角落，也可能对某些政府和人民产生混乱和起恫吓作用。当我们考虑到使用雇佣兵似乎是某些政府外交政策的手段这一事实时，那些政府和人民的担心是无可非议的、十分合理的。我还要指出，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是，雇佣兵乃是某种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产物。

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和雇佣兵合谋企图推翻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的事件决非偶然。由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对灭绝种族的种族隔离制度采取了富有战斗性的不妥协立场，因此它就成了南非的绊脚石。

使用雇佣军的做法是一种邪恶的犯罪行为。这一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因此，安理会必须通过一项公约，订立非常严厉的措施来对付组织、资助、训练、装备、发起、支持或雇用雇佣兵的那些国家。如果我们不惩罚那些向现代强盗提供金钱的人，我们就不能继续虔诚地重申我们将永远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也不可能捍卫宪章的神圣性。对使用雇佣军做法的支持，会招致倒退到弱肉强食的时代。

我国代表团就正在审议的事件所发表的讲话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在雇佣军入侵的威胁之中是多么的虚弱。几个月前，策划推翻多米尼加政

府的一伙雇佣兵首领之一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采访时指出，他这一伙人的最终目标是推翻格林纳达政府。这个雇佣兵首领还透露，他这一伙曾和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格林纳达前政府总理埃里克·盖尔里举行过几次讨论。

格林纳达代表团倾听了塞舌尔外交部长在安理会的发言。此时，我们愿表示我们赞同这位外长向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发出的呼吁，即通过适当的联合国基金，毫不拖延地向塞舌尔共和国提供资金、技术和物质援助，使它能够应付由于雇佣军侵略所造成的问题。格林纳达政府将对这一基金作出捐献。

另外，我们呼吁联合国把支持、装备、雇用、训练、怂恿使用雇佣军做法的个人和团体全都记录在册，特别要记下那些在其管辖的领土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地方允许训练或雇用雇佣兵或为雇佣兵的过境、运送或其他行动提供方便的政府。

最后，我想向安理会推荐马其雅维利就使用雇佣军的做法所写的一段话。他大约在500年前就写道：

“雇佣兵和外国援军是无益和危险的，依靠雇佣军来维持政府执政的那个王子决不会是安稳的，因为这些雇佣军是四分五裂的、野心勃勃的、无纪律的、不忠诚的、对朋友是傲慢的、对敌人则是卑贱的，他们不怕上帝，不信任任何人，……在战争期间他们会把你抛弃，其原因是，驱使他们上战场的并不是爱或信誉的原则，而仅仅是他们的薪饷，但薪饷是不足以说服他们为你去死。当你不需要他们从事什么战役时，他们是优秀的士兵，但是一旦通知他们去打仗，他们不是在战前散伙，就是临阵脱逃。”

主席：我感谢格林纳达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先生，首先让我对你担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们希望安理会在你很好的领导下能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对你的前任、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动乱的四月份处理安理会工作的方式表示赞赏。

请同样允许我通过你对安理会允许我国代表团就正在讨论中的议程项目向安理会发表讲话向安理会表示感谢。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出于其侵略本性，正通过它在世界各地的情报机关，酝酿和策划名式各样的阴谋诡计，企图加剧紧张局势以便混水摸鱼。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凶残的阴谋，不仅求助于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而且还求助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所拥有的种种手段。他们向反人民的政权和军队提供资金、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把他们当作干涉别国内政、动摇和推翻进步和独立的政府以及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帝国主义锁链上的走狗之一，它的任务是推翻年青的塞舌尔共和国的合法政府。

这一已觉醒了的小国出现在帝国主义分子打击的名单上，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塞舌尔为其社会经济发展选定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出于坚决支持和平缓和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愿望，塞舌尔政府有力地支持把印度洋变为和平区的建议，并要求立即撤除在该地区的帝国主义军事基地；因为作为一个不结盟和反帝的国家，它和为获得和保持独立而进行战斗的所有国家和解放运动站在一起；还因为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

事实上，帝国主义分子企图推翻塞舌尔政府，这不是第一次。塞舌尔独立之后，它就面临着由帝国主义分子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策划的一系列阴谋。1978年4月29日，有人对该政府搞了一次军事政变，但未能得逞，而被成功地镇压下去了。仅仅过了七个月，又发现了另一起政变的企图。1979年11月16日，塞舌尔政府在塞舌尔人民的直接参与下，挫败了另一起试图在雇佣兵帮助下发动的军事政变。因此，最近发生的雇佣军入侵事件就根本不足为奇了。

过去在许多国家中，战争的鹰犬曾经被放过，并且被用于对付许多解放运动。帝国主义的鹰犬沿着其主子在刚果留下的血腥足迹走，直至暗杀非洲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早在塞舌尔之前就成了遭受雇佣军袭击的受害者。实在令人惊奇的是，在二十世纪后期，种族隔离政权竟声称它有权以这种方式侵略毗邻的主权国家。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一说法竟明确地得到西方统治者和统治势力的支持，他们至今还坚持要在黑暗的大陆上履行掠夺性的“白人的职责。”

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以色列和智利的一大群被认定的罪犯和职业恐怖分子已公开参与类似的行动。

臭名昭著的南非武装部队第32特种营——即所谓水陆坦克营就是由肮脏的越南战争的老兵、由原先在美国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中的士兵、由美国军队中专搞颠覆的部队以及前罗得西亚政权中刑警分遣队的士兵所组成。

帝国主义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盟友们齐声侈谈令人厌烦的“国际恐怖主义”，这实际上是贼喊捉贼的伎俩。正是他们为了维护其最后崩溃的堡垒而日益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恐怖主义是国际规模的，它无视国界，其执行者已经拿起武器对付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赤裸裸的恐怖主义已被这些势力打扮成了一种美妙的艺术，这些事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但是，其中一个最能说明其无耻本质的事例或许是，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垂死一战中日益增多地、日益公开地使用雇佣兵。

目前正在讨论的议题仅仅是最近的雇佣军侵略的主要事例。报道的详情阐明了这一行动的凶恶本质——特别是因为比勒陀利亚官方公开承认种族主义政权在企图镇压非洲的一切反抗中经常使用西方的雇佣兵。

重要的是“自由世界”非但不断绝反而实际上鼓励援助与它结盟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匪徒们。在西方报刊上公开招募战争走卒。西方官员们为自己辩解而提出的唯一借口是，现在并没有禁止本国公民在别国军队中服役的法规。承认为金钱杀人的权利这种中世纪般的倒退就这样被视为是神圣的，是“自由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哲学是几乎不可谈判的。大概正是这种“个人自由”规定了市场力量可以

任意发挥作用，而对其它国家的自由的考虑是不能干扰这种作用的。

在塞舌尔的冒险遭到失败后，帝国主义分子尽管是枉费心机，还是竭力企图把这一侵略描绘成是一起内部事件。然而，事后几小时，有关美国和南非的情报机关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开始暴露。在维多利亚被俘的南非特务机关、国家情报局的高级军官多林斯切克在向塞舌尔当局提供的证词中揭示了南非政府不仅知道经过策划的对该岛屿的侵略，而且还向这伙受雇的杀人者提供武器、训练设施和伪造的文件。根据约翰内斯堡报纸《星报》的报道，指挥这伙人的臭名昭著的迈克尔·霍尔上校用从美国得来的金钱在南非招募雇佣兵。“疯狂的迈克”在法庭上所暴露的情况消除了可能存在的有关美国和南非直接卷入侵略的任何疑问。他在法庭上讲话时承认南非政府批准了这次入侵，而在入侵中使用的武器是由南非军队提供的。他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运送那些武器的发票作为证据。

霍尔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是有案可查的，这种关系可一直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时他在比属刚果任雇佣军的指挥官。据他说，中央情报局曾被征求了对该项计划的意见，并正通过它在南非的代理人之一注视这个计划的执行情况。前任南非情报部长埃斯科尔·鲁迪在接受《德班星期日报》的采访时说：“没有人会相信南非的特务机关未和大洋彼岸的伙伴在雇佣兵登陆塞舌尔方面进行配合。”也许里根政府关于在南非和美国之间建立“建设性联系”的政策可以从这一点上找到最好的解释。鲁迪说，在现有的所谓君子协定的范围内，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特务机关不时交换共同关心的情报。他还指出了在塞舌尔有利益的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公司在这次入侵中所扮演的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帝国主义的情报机关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情报局紧密勾结，完全操纵了企图使从属于他们的傀儡詹姆斯·曼查姆掌权的整个行动。

当人们得知美国和平队的一位高级官员佩蒂在发生侵略时正呆在塞舌尔时，谁都不会感到惊讶。和平

队是以为中央情报局在发展中国家的颠覆活动提供掩护而著称。美国驻肯尼亚兼驻塞舌尔大使威廉·赫罗普那时正在塞舌尔岛上也决不是偶然的。

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以最强烈的措词谴责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仆从对塞舌尔的侵略。成千上万的人通过维多利亚大街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真正表明了人民对帝国主义罪恶意图的愤慨。据德兰士瓦出版的报纸《比尔德》报道，进攻塞舌尔的组织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罪恶阴谋。在南非另外还有一大批雇佣兵正在为再一次进攻塞舌尔进行训练。帝国主义分子幻想雇用的职业恐怖分子能够阻挡整个民族的前进，这雄辩地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已陷于绝望。

采取国际性的主动行动来杜绝这种中世纪的做法的时候已经到来，因为世界正被迫承认这一做法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现实。我们强烈要求加快订立一项反对使用雇佣兵的国际公约。

关于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在此阶段我们只能说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必须延长，使它能搜集更多有关帝国主义分子和南非卷入这次侵略的事实，并就贯彻安理会有关向塞舌尔提供经济援助决定的情况提出报告。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站在塞舌尔人民和政府一边。我们坚决要求把所有的雇佣兵引渡给塞舌尔政府。我们支持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审理这伙恶棍所犯下的罪行。我们也支持设立一项特别基金来帮助塞舌尔政府弥补这次侵略所带来的损失。就我们来说，我们打算向该基金作出捐献，虽则金额不会很大。

主席：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莫桑比克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洛博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首先，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你在五月间熟练地领导安理会的工作向你表示祝贺。今天，在向安理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在这里不能不回顾在多年的斗争中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站在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尊严的斗争的最前列。

我国代表团还希望向扎伊尔常驻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阁下表示敬意，他在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时表现了他的职业作风和对和平与正义的献身精神。

我们代表团感到，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一威胁来自以南非共和国为基地的一伙雇佣兵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南非在整个非洲南部地区接连不断地进行威胁、挑衅和制造混乱。

由雇佣兵进行的旨在推翻阿贝尔·勒内总统的进步政府的侵略是南非共和国四年来制造的一系列动荡不安的事件中的最新一桩。

自从塞舌尔人民团结党在1977年6月5日执政以来，该群岛一直成为以南非为基地的雇佣兵好几次侵略的目标。

在1978年4月和1979年11月发生过试图推翻塞舌尔政府的事件。由于当地政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那些企图都失败了。在那两次事件中发现被当局拘捕的颠覆分子拥有大量武器和弹药。那些武器是从南非私运进塞舌尔的。詹姆斯·曼查姆的共谋关系开始暴露。1981年11月25日的侵略是塞舌尔共和国的敌人采取的一次规模最大、计划最周密的行动，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侵略性日益增加。自从现政府在1977年赢得政权以来，这已是第三次试图在塞舌尔建立一个亲比勒陀利亚的政权。

塞舌尔共和国成为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和制造动荡不安的受害者并非偶然。由于该群岛处于战略位置，即座落在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南部地区交叉线上——油轮航行的航线上——世界的这一地区就成了今天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紧张局势的主要温床之一。

因此，塞舌尔共和国、这个站在不结盟运动前列的国家成了印度洋地区帝国主义的目标就不足为奇了。

在印度洋国家中，塞舌尔共和国是帝国主义势力出于军事原因而最为觊觎的国家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目睹了有人不断企图把该地区以外的势力

安插在塞舌尔共和国境内。那些企图是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盟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就是要扩大对印度洋国家的包围圈并保证它们对油轮航道和该地区出产的其他原料的控制。今天，塞舌尔不再仅仅是一个旅游者的天堂。塞舌尔从一个迷人的天堂变成一个某些西方国家为了设立军事基地而觊觎和追求的东西。

塞舌尔事件还必须从政治角度来看。不断企图对该共和国制造混乱并对阿尔贝·勒内总统的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只不过是勒内总统执政以来在对内对外各个领域执行进步的政策的一个反应。如果考虑到英国在对塞舌尔最后四年的殖民统治中企图实行新殖民主义和分裂塞舌尔这个历史背景，那么，塞舌尔政府确定的政治方针，对塞舌尔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怂恿和组织反对主权国家的雇佣军活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并且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背道而驰，宪章体现了所有国家过着和平安全的生活、不受外界势力威胁的愿望。

我们本身的革命斗争经验和莫桑比克人民抵抗斗争的历史，教育我们要尊重别国的尊严，因为对我们来说，自由不是礼品，也不是家长式的让步。自由是人民在反对压迫的斗争中以巨大的牺牲和流血夺得的東西。

因此，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强烈谴责南非及其同谋者策划、组织和资助雇佣兵对弗朗斯·阿尔贝·勒内总统阁下的政府的侵略。莫桑比克再次重申，它坚决支持我们勇敢的兄弟——塞舌尔人民并和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正和非洲的其他国家和世界上进步的人民一起，对种族隔离所坚持的每一个观念和目标进行战斗。去年11月25日塞舌尔取得的胜利也被认为是莫桑比克的胜利。雇佣兵进攻塞舌尔机场是1981年1月30日在马托拉以及1981年3月17日在欧罗角发生的卑怯和罪恶进攻的延伸。在那里所取得的胜利对于我们都参加的在南部非洲自由和压迫之间的对抗区域这一广阔战线上的战斗来说，是一个无法估价的贡献。

莫桑比克人民希望和和平的生活。对该地区来

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和该地区的其他所有国家一起尽力作出一致的努力，把印度洋变为无核区和和平区。因此，我们反对在这一地区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或建立威胁这一地区和平以及印度洋国家主权的军事存在的任何花招。

我们认为1981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是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领土完整以及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国内安全的一个直接的严重的威胁。雇佣兵入侵塞舌尔共和国是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武装侵略行为。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宪章条款规定的适当行动。

当一伙国际歹徒对联合国的一个不结盟的会员国犯下了武装侵略罪行时，国际社会决不能袖手旁观。南非司法机关被证明是种族隔离政权手中的驯服工具。违反南非本国法律的犯罪的侵略者在经过一场闹剧似的审讯之后被释放了，这只能进一步使南非因荒唐地参与雇佣兵入侵塞舌尔共和国而名誉扫地。

南非政府依然假装不知道雇佣兵的计划。调查委员会未被准许与在南非的雇佣兵接触。南非政府未同安理会进行合作。这一情况只能证明南非政府完全了解对塞舌尔共和国的未遂入侵事件并且给予了合作。

莫桑比克代表团赞赏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且完全支持该委员会的建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大家一起呼吁提供资金、技术和物质援助来补偿由于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而造成的重大物质损失。

主席：对莫桑比克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我向他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向你和你伟大的国家表达我们最衷心的祝贺。我们深信，在你英明和有利的领导下，安理会定能在这特别困难的时刻担当起它的职责。我们同样要为前任主席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四月份所表现的外交才能向他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不仅是为了谴责对塞舌尔共

和国的武装侵略，而且也是为了表示我们和塞舌尔政府和人民是团结一致的。根据我们目前正在审议的报告及1982年3月15日以来发表的补充资料，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对1981年11月25日的雇佣兵入侵负有责任。这次入侵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因为它赤裸裸地侵犯一个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次入侵的目的无疑是为了颠覆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并恢复一个从属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盟国的傀儡政权。由于塞舌尔共和国的警惕和抵抗，雇佣兵的冒险行动未能实现其暗中策划、公开执行的罪恶企图。

除非我们记住了更为广泛的战略关系和这次入侵所挑选的时机，否则我们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在一个战略地区公开侵略一个小国的幕后动机，因为这一侵略发生的时间恰好与一个被称作“战略联盟”的重要的总体计划内的美国军事活动相吻合，同时也与从南非到中东这一大片地区快速部署部队的建立相吻合。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阁下提请调查委员会注意，在1981年11月25日发生的对他的国家的军事行动和美国武装部队在埃及国土上执行的“明亮之星”作战行动之间可能有联系。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129段说到了这一联系。这段中写道：

“该部长建议调查委员会或许可以问一问某些大国的情报机关，它们是否事先知道这一企图，特别是因为这一侵略企图发生在‘明亮之星’作战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S/14905，第129段〕

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兵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并确定和估计塞舌尔由于那次侵略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回顾这一点是适宜的。尽管我们赞扬该委员会关于塞舌尔共和国所受损失的建议——一项已被受害者接受的建议，但调查工作的其他方面仍有待完成。1982年5月20日，塞舌尔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说道：

“然而，在我国政府看来，尽管调查委员会有着完全执行它所承担任务的明显愿望，但是该报告并未完全阐明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

景和资助情况。就这一点而言，该委员会是完全清楚的，正如我们在报告的第274段中所能看到的那样，那一段写道：

“本委员会所能获得的资料是远远不够全面的。本委员会并不完全了解有关雇佣兵侵略的起因和背景’。”〔S/PV.2359，第19-20页〕

调查委员会本身从未声称它已履行了它的实地调查的全部职责。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第274段的全文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本委员会所能获得的资料是远远不够全面的。本委员会并不完全了解有关雇佣兵侵略的起因和背景。本委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它也许可以得到、特别是从正在南非进行的关于劫机案的审讯过程中得到与该委员会授权调查的问题有关的进一步的重要资料。”〔S314905，第274段〕

所以，安理会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求已尽了最大努力的调查委员会继续进行调查，以便确定1981年11月25日雇佣兵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继续进行调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今年/月15日许多新情况开始披露，其中包括雇佣兵首领迈克尔·霍尔上校的证词，他正在南非受审，但对他的指控仅仅是劫机。据报道，迈克尔·霍尔证实说：

“南非政府曾批准接管的企图，并且曾提供武器……(他)提交了南非国防军所开的一张运货清单……作为证据，该清单证明把在军事政变中使用的武器和弹药运到他的家里。”〔S/15056，附件，第1页〕

还有其他有关外国可能卷入的新闻报道。为了不对该问题预作判断，回忆一下在1982年5月10日文件S/15065中散发的《纽约时报》所刊登的文章就足够了。据1982年5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对塞舌尔主权进行进攻的这伙雇佣兵的首领甚至证实说：

“南非政府曾批准接管的企图，并曾提供武器。”〔同上〕

5月10日，同一家报纸报道说，雇佣兵

“曾和在比勒陀利亚的中央情报局的代表进行了会晤，并告诉了他有关军事政变的计划。美国对此颇感兴趣……这是因为‘塞舌尔的战略价值’的缘故。”〔S/15065,第2页〕

由于南非把使用雇佣兵当作是一种执行武装侵略的惯例，而这种侵略不仅是针对塞舌尔，而且也是针对许多非洲国家，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草率提出的问题。南非怂恿雇佣兵，把他们作为推行侵略邻国计划的一种手段。据报道，南非司法部长曾说过，他不知道有任何法律——无论是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禁止人们密谋反对另一国政府。毫无疑问，这种言论证实南非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雇佣兵活动的庇护地。所以，南非白人少数政权所应负的全部责任应当是任何调查要首先查清的问题。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不断挑战给予有组织的和国际性的迅速反击，对易受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扩张政策及活动伤害的那些非洲地区的小国的生存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必须永远根除使用雇佣兵的做法。因此，我们支持调查委员会报告第293段中的第二条建议：

“应迅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起草一项有关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兵国际公约的工作，以使该公约能尽早开放供签署。”〔S/14905,第54页〕

同时，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安理会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出把所有参加雇佣兵进攻塞舌尔共和国活动的人员引渡到塞舌尔的要求。我们坚信，正在南非进行

的对劫机分子的审讯仅仅是为了掩盖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原罪，即使用雇佣兵的罪行。

让我重复贝宁代表几天前在安理会所说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即我们认为雇佣兵是匿名的特种部队，是帝国主义常规部队的一部分，因为南非常规部队的军官们招募、资助、指挥、训练和武装了他们。我们如果不揭露组织雇佣兵并使之发挥作用的那些势力，我们就不可能痛斥国际上使用雇佣兵的做法并与它作斗争。使用武装的雇佣兵团伙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式武器，它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再次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征服这一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第三世界国家不能不对使用雇佣兵的做法所提出的新挑战给予适当的迅速的回击，因为使用雇佣兵的做法是当今最为背信弃义的战争形式之一。

我们大家应该记住越南。我们不该忘记反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叙利亚人民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盗行径，这些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搜罗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匪帮的专门任务是毫不犹豫和毫无顾忌地从事杀戮、摧毁和破坏活动。

主席：我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向他表示感谢。

本次会议发言名单上的各位都已发了言。安理会下一次会议将在明天5月25日星期二下午4时举行，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

我想提醒安理会成员，安理会将在明天即5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继续审议“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这一项目。

下午7时20分散会。